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二冊





蔣註鳳翔法門

寺有護國真身

塔塔內有釋迦

文佛指骨一節

其法三十年一

開開則歲稔人

泰至是憲宗遣

中使杜英奇押

官人三十持香

花迎入大內留

禁中三日公上

表極諫帝大怒

欲抵死崔群裴

度為公言乃貶

潮州時宰相疑

馮宿所草貶宿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論佛骨表

法苑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舍利

三肉舍利色赤若佛骨即舍利也晉書樂志後漢正旦推擊便破案佛骨即舍利也晉書樂志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梁武帝像詔真形舍利降在中署舍利又為鳥名是鳥牙似舍利故名焉阿彌陀經白舍利孔雀鸚鵡舍利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

古未嘗有也後漢明帝夢見金人長丈六尺而

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

歙州時宰皇甫
鎔可謂無識
矣

韓文起作諫迎
佛骨表

梅亭云第一段

歷述前古獲福
並不因佛一層

意翻作兩層寫

西仲云君民福

祥皆與佛無與

應上古未嘗有

句

又云君享國年

壽與事佛無與

應上中國句

神數記浮圖老子百性稍有奉者後遂轉盛孫樵曰遣即
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
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惜之來也白馬負經因
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又
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
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
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
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
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
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

又云已上俱言
未事佛求福而
得福

流入中國舊唐

書流上有始宗

新唐書流作始

梅亭云第二段

述漢後專意事

佛反以得禍參

差見致

西仲云亦可知

矣已上俱言事

佛求福而反得

禍為佛不足事

之證

晝日一食舊新

纂唐史卷之六

卷二

二

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

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梁

捨身於同泰寺凡三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施佛宗

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佛心天子施佛宗

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

逼餓死臺城晉宋間謂朝廷禁內為國亦尋滅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

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

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

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

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官給度牒許其為僧尼又

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唐書畫作盡不足事二書事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

材識不遠不能

骨於鳳翔指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安御樓以觀昇

深知二書材識

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

作識見知作究

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

梅亭云第三段

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

援國初祖法據

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

當年初政跌起

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

時事

身命焚頂燒指之表事佛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西仲云不許創

相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

立寺觀句伏下

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碧巖昔人求道敲骨出

不惑於佛句

臣常以為二書

常作當時

投崖餉虎古尚若此又云二祖潛取利刀自斷左臂致泥

蔣註傳夾上疏

達磨前報恩經轉輪聖王為求佛法有一婆羅門言若能

請除佛法云降

就王身上刻作千瘡灌滿膏油安施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自義農至於有

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

漢皆無佛法君

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

明臣忠祚長年

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

久漢明帝始立

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唐時四夷朝貢一見禮賓唐有禮

胡神泊於符石

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菟胡亂華主庸

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論語也古之諸侯行弔於

臣佞祚短政虐

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茷禮檀弓注茷荻若左傳襄二十

云云此與退之

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茷不用羣臣不言其非

之言若相符契

者故表出之

者故表出之

梅亭云第四段

入事妙將祈崇

福報意一筆掃

開

西仲云惑字是

西仲云惑字是

一勃茷註一名石芸本艸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

通篇眼目憲宗實是惑及言其不惑止把迎佛骨說作詭異戲玩是下棋倒跌法非一味回護也西仲云此段就迎佛骨及令諸寺遊迎供養上痛發事佛流弊不可以訓憲宗實是真心事佛反言百姓誤認止把百姓說作愚冥又用倒跌法一心敬信新書敬信作信向更惜身命焚頂燒指舊書無更宗新書命下有以至二字二書焚作灼燒作燔梅亭云第五段緊從佛骨生議見其褻體瀆尊此乃論佛骨不備論佛法也此切題之法英云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鄭註桃鬼所惡茢萑苕

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_雷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也誠之至謹奉表以聞

此表上於從平淮西作侍郎時後也詞嚴義正千載下尚有生氣明儒謂其未說到論佛宗旨當時憲宗意在祈壽則直言事佛得禍以破其惑可矣何暇論佛宗旨耶言有似是而無關緊要者此類是也

可掃不祥西仲云耻者耻舉朝無有識之人也此實憲宗之非憲宗之失止說羣臣不言御史不舉爲可耻又用倒跌法儲同人云所爭關國家大體賈生而後此表可與日月爭光○文之古質是西漢諸公諫疏而法度齊整殆於過之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蠢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

將注云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縛

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大疎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刺

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德意大體固然待之一如畿甸之間天子環內地方千里周頌邦畿千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里甸五百里地禹貢五百里甸服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慎業業懼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蠻夷荒服九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颶海風也以其具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瘴瘴癘也疫也南日夕發

刺史州郡體梅亭云第二段叙在潮遐荒凄楚之况自是述所苦又云第三段叙生平學問文章是自獻所長確士云論述功德乃金石之文故與時下之文有別作為詩歌諸本詩歌作歌詩梅亭云第五段稱頌朝廷治績

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或曰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久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詩歌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牒玉牒也出鋪張對天之閱休闋大也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實天

正宜歌功頌德之時而身在潮境不能効其所能實堪哀憫所以望君父之垂憐至矣

闔開考作開關日月清照考清作所此之時諸本時作際

范華陽云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

年安祿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蠹居碁處蠹木中蟲也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十七年四聖傳序肅宗代宗順宗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言旋轉天地撥亂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上方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

韓愈之賢猶勤慮宗則其餘無足怪也

楚樞云情詞哀迫無限乞憐佛骨一諫昌黎其有悔心乎然其所諫既不行雖流離瀕死亦宜

臣忽負罪嬰釁釁一作豐自拘海島指潮州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表謝也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儲同人云人臣依戀闕廷自是愛君非徒為祿位計也且以遠竄之苦入告天子此亦呼天呼父母之意東坡云與其帝州居往靦顏忍恥哀求於眾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與此同義必若去不反顧窮不告哀此小丈夫倖倖者之所為而謂賢者為之耶世儒之議此表者眾矣故略為言之

弗措而乃以封禪之事啓主上好大喜功之心是未能止其君之爲梁武而遂以漢武尊之也昌黎豈善於守困者哉

前叙至潮一段寫刺史宣布德化父老扶杖懼呼古致淋漓直逼西漢後自表文章所長能稱誦有唐功德情詞哀惻不啻人子眷戀父母而呼號於膝下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爲相

蔣注云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致功郎中知制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

語代爲此表武元衡帥四川表掌府書記

西仲云已上叙平日獨受知遇之隆

又云奉命親行營諸軍還奏攻取之策群臣多請罷兵度獨決討不顧衆議故曰妄應上無憚

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謂詔命也裴度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已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消涓埃之微而讒謗有邱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裴度爲御史中丞十年爲刑部侍郎又毗邦憲輔國憲也聖君所

殺身句

又云裴公視行

營時已加御史

中丞之職因上

面無處點出此

處加一既字又

字則新舊銜了

然妙

李師道刺客殺

武元衡併擊度

刀三進斷靴制

背裂中軍又傷

其首幸也帽厚

墜溝不死

恩私所被諸本

所作曲

厚兇逆所讐缺於防虞幾至斃跡

元和中十年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

元衡又擊度度墜死恩私所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

溝中得冒鹽不死班列猶玷也

玷以不才汗班列猶玷也

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

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變和官變理陰陽之任忘

其陋汗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史記伊尹欲

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高宗舉傳說於版築武丁夜夢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為胥靡築於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相周文用

呂望於屠釣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

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齋三日田於渭齊桓起甯戚

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乃載與歸立為師

於飯牛牛角高歌相公召與語說之舍甯戚疾擊其雪耻蒙

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

舉傳說集或舉

作登

西仲云已上自

言必不敢居相

位

又云自有應運

而興者可以委

用

又云已上言當

別立賢相

楚釋云其言款

款最善鋪張治

化

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

據易繫辭非所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

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和樂當大有為之

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書阜陶謨

代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也道旁及巖穴隱

韜光幽棲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

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淮西之役刺客傷裴度後當日廷臣有請罷度官以安

王承宗李師道之議而憲宗決計征討遂欲相之度憂

讒畏譏不得不出於讓也文能曲體度心聲光熒熒流

露紙墨而對偶中渾浩流轉仍是漢京氣味所以獨高

諸本停上有權

字

蔣註德宗貞元

十九年自正月
至五月不雨分
命祈禱山川秋
七月戊午以關
輔飢罷吏部選
禮部貢舉公時
為四門博士抗
疏論列其曰非
朝官蓋未為御
史時也按登科
記貞元二十年
卒停舉是公雖
有此疏而上不

論今年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早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

從也

確士云語本董子繁露

西仲云有獨陽之象故罵盡在朝諸臣

楚釋云公益未為御史時也故曰非朝官

與公羊傳桓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君親往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謂直言難受如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起其爵位置在左魚骨之右如殷高宗之用傳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史記公孫弘徵為博士元光五年詔召文學國人推上弘對策為第一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

西仲云無獨陽之象則災旱自弭
鹿門云議論博大而氣亦昌

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朱子考異云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之以停選舉為救荒奇策舉朝無人可知文先說停選舉正足以致旱更將有君無臣足以致旱痛切言之然鋒銑亦太露矣既而不從公議卒停科舉見唐代登科記中

楚釋云梁悅事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其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九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

大抵殺人者死國有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蔣法奉

復讐狀

元和六年富平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赦羣臣定議後配流循州見舊唐書憲

紀宗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君父之讎不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意同天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見於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也遇諸市朝不及兵而鬪又見周官周禮調人凡殺人而死者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

一作親。見周官粹。周上有於字。下諸子。史同上。唐荆川云。以經術斷律。當與子厚文參看。西仲云。引經之言。復讎者一。則殺人諸本。則作明。西仲云。引經之言。復讎者二。又云。引經之言。復讎者三。又云。斷所引之。

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則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經一。又云。斷所引之。經二。又云。斷所引之。經三。鹿門云。依舊無下手處。只合如此結。其指矣。諸本矣。下有謹議二字。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欲使所犯之時。聚羣議而取諸上裁也。行文簡鍊。精核近陸宣公奏疏。○柳子厚所駁。在誅與旌不可並行。昌黎所議。見經與律可以參用。皆有功世教之文。

禘 禘議 唐高祖父名昞於周封唐公為世祖景皇帝 祖名虎仕西魏封隴西公為太祖曾祖名天錫為懿祖高祖名熙為獻祖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大禘小禘或曰禘小禘大孔穎達曰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群與謂之禘經傳稱禘不一禮記祭法有虞氏禘取其一也黃帝而郊帝嘗祭其祖之所自出也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

西仲云獻祖乃景皇帝之祖懿祖乃景皇帝之父皆開元十年定謚又云五年一禘三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禘與禘同也英云夾室東西室也又云毀廟之主親盡者又云禘遷遠祖廟也祭法遠廟為禘去禘為壇

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禘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注遷廟之主雖百代不毀禘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禮王立七壇又去壇為墀去墀為鬼一曰除地為壇况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

十二 鳳文館藏

註祧之言超也
超然上去意也
周禮注遷主所
藏也
確士云開元十
年立太廟九室
獻祖懿祖太祖
世祖高祖太祖
高宗中宗睿宗
人聽疑惑粹人
上有使字
楚禘云此言若
作別廟則不當
禘於太廟又不
當禘於別廟故
云禘無其所若

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
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
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
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
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煬宮公伯九月立煬宮非禮也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
毀之廟既歲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
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
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
殷禘玄王玄王契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

以無可禘祫之
所而遂直廢其
祭則於義又有
不可通者故其
說如此
英云王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
太祖之廟七傳
所稱蓋指公羊
有可采粹有上
有為字
晦庵云此等公
家文字或施於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
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左傳文蓋言子為
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
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
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
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
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
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
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真西山云按韓公本意獻祖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

君上或布之吏
民只用當時體
武直述事意乃
易曉而通行故
韓公之文雖曰
高古亦未嘗敢
故為新巧以失
莊敬平易之體
但其間反覆曲
折說盡事理便
是真文章他人
自不能及耳
虞伯生云韓公
平生為文奇
怪怪獨於議論
典禮處文詞甚

不遷懿祖之主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四時之享惟懿
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
降厭所謂所伸之祭至多者也禘祫則推獻祖居東向
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叙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
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至少者也韓公禮學
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
本及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
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言云
開元十年詔立九廟以景皇帝之祖父謚為懿獻垂於
殷周之禮矣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不得以臣子而進
退列祖也公意謂懿獻非不當祧但合祭時當暫屈太

醇雅

楚材云立此句
為一篇綱領下
段段關應
二田云諫議大
夫首句嵌眼有
道之士全篇提
綱所以責之望
之皆從此出
疊山云薰字從
孟子炙字變化
來
樓迂齋云視其

祖從昭南穆北之列耳唐代議禮文誰有此深切著明
者真西山極賞之

爭臣論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貪不能得
出六年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
入相薦作著作郎後德宗賚東泉召為諫議大夫
城未至人皆想望風采謂能以死奉職既入
拜官久猶未有建白文公故作此論譏切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
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
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
大夫人皆以為華蔣註退之力去陳言如榮字變
為華字無喜色為不色薰可見陽子不
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德句便含有不諫意

如在野鍵野上

有草字

梅亭云第一段

問答是論陽子

本旨先刺其曠

職次駁以不去

後窮以祿仕逐

步推勘惟面俱

到百啄美辭

二田云盡上蹇

二、互勘生新緊

對居位如在野

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五恆六

其德貞而婦人直詞折之提起吉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盡之上九云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呂東萊曰陽子未出時如此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陽子既出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

德不同也若盡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

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

之刺興正字通官不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盡上九象曰

六二象曰今陽子一本陽子下有實一匹夫四字樓迂齋

終無尤也今陽子云今陽子句最有力以匹夫為諫官天

下望為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

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

洗發 疊山云今陽子在位以下三句上異下同問其官以下三句上同下異俱學蓋子文法

梅亭云第二段

問答是已無可

置辯雖諫使人

不知設為遁辭

以窮之

其可乎哉宗其

作豈

二田云再加祿

仕一駁即從不

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

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孫丑下公今陽子以為得其

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孟不為祿仕青陽城正旨已

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

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

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孟子萬

他添字便不陳腐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

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

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

去中脫出 武曹云此處用 古有迹未能融 化蓋公少作如 此若晚年作必 不爾矣 又云不言不去 不為祿仕主意 俱于第一段中 說完下二段乃 所以塞其後路 耳 二田云本旨披 駁已盡此下代 作遁辭矣 鹿門云有此轉

而知焉書曰周書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 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 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 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 行也呂祖謙云陽子職在諫官而非宰相之職故公詳辨之 而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 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 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 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 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 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 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

換方見波濤 二田破其隱諫 之遁辭即從首 問居諫官位翻 出 王守溪云此段 是瞋目張膽說 甚踈暢最有神 采 梅亭云第三段 問答是已無可 遁辭又借雖不 諫亦無害設為 怙過之詞以窮 之 求於聞用鍵範

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 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於聞用也以天命言 不平人之不入以人窮言 得其道不敢獨善其 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勞極也 死而後已故禹過 家門不入禹治九年洪水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南 子修務訓墨子無暖席突班用淮南語而偶未之檢也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 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 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 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 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

求上有心字
疊山云緊要重
復提撥得醒學
史記檀弓文法
楚材云更端生
一議論尤見人
情當看聖賢時
人一語真名世
之見名世之言
又云每段皆用
一且字故為進
步作波瀾
又云前段攻擊
揚子直是說他
無逃避處末一
段假或人之辭

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
以為直者。論語陽貨篇。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
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左傳成十六年。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宋女。齊靈公母。十
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夫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飽
率見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誦之。慶克久不出。而告
夫人曰。國子誦我夫人怒。云齊公使崔杼為大夫。使慶
克佐之。帥師圍盧。國武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
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十八年。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
侯使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吾子其
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
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
能受盡言。周語下。單襄公曰。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
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

以攻已其言甚
峻此文法最高
又云到底不肯
以有道許陽子
畢竟陽子是箇
好人如何泯沒
得好處。○末句
結得絕妙
梅亭云第四段
是明作論之由
自咎自解即以
解以勸終以聞
言能改乃見前
三段責之之詞
皆望之之詞也
立意厚文法高

能受盡言。齊其有乎。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
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
乎哉。貞元十一年。判度使裴延齡。詣陸贄。贄陽城。率諸諫官
守關。論延齡。姦佞陸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
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史。
四問四答。首尾關應。此篇作法。應本過秦辯亡。王命六
代。諸論得來。○後裴延齡逐陸贄。城守延英閣。上言。帝
欲相延齡。城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廷。延
齡卒不相。夫國家最重。無如任相。城力爭。而陸贄得以
保全。延齡不得顯然執政。其功大矣。則城前此不言。正
擇其事之大者言之。非不能言也。然韓公此論。為諫官
者當敬聽之。不得執亢宗藉口。以入於脂韋之流。此義

鹿門云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

關鍵如一練

迂齋云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及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參者 同人云大意本孟子蚍蜉章其理與醇乎醇也亦如孟子自後歐曾王轉相仿效為之議論益相勝矣 二田云以詰為諷諷曠職也起手一段已盡後觀其善轉善拓一駁之曰宜去再駁之曰宜卑復設為道辭以破之更代為文過而折之然後引咎致望無窮焉層出不竭病茶與窘者服之起飯 梅亭云四問四答一解一難首尾相應波瀾叠出於攻擊嚴切之中寓箴規屬望之意○城本賢者故昌黎皆進以聖賢出處語默之道若認作詆訐人便失此論本旨

須分別觀之

壘山云純是叙

事

聖歎云既自欲作辯便從自承認起 梅亭云首段叙事立宗

諱辯

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一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之一篇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

範察下無也字

聖歎云作辯之由看子與賀句又賀不作辯公作辯之由 梅亭云次段引律

方松卿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孫鑛曰叙

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藍去鳩切烏藍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烏藍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為其難避也嫌名謂聲相近若禹與兩丘與藍也偏謂二名不諱不稱微謂微不稱在言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

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

周公孔子與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不諱即言微不稱在二語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微春秋不譏不諱嫌

名若衛桓康王劍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名公名完曾子不諱昔若曰昔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事簡古

梅亭云三段引

經○四段引國

家之典

疊山云為犯二

名律乎云云二

句設疑問之不

直說破不犯諱

此章法

鹿門云嫌名獨

生一脚作波瀾

極奇

疊山云引聖人

以証二節之意

西仲云周公作

詩云云三句言

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
 徹為通通疾為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
 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
 不聞諱許勢秉機也太祖諱虎近許太宗諱世民近勢惟
 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世祖諱炳近秉玄宗諱隆基近機以為觸犯士君
 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
 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
 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
 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
 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

作諱禮之人亦

有所不諱者

梅亭云末段收

上三層一轉一

勝語諧義莊有

波瀾有筆力

西仲云治音持

平聲文亦未檢

王倉霖云毀者本意

止在犯嫌名律一

邊故每段收到諱

嫌引出諱

證左末段結出

孝親絕大名且直

使爭名者無置喙

處以國家範以

作於確士云高祖

之祖名虎父

名晒太宗名世

民玄宗名隆基

論近代宗名機

近玄宗名西仲

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行
 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先。引。律。次。引。經。次。引。國。家。之。典。層。層。詰。辨。一。結。筆。墨。大
 矯。如。神。龍。卷。舒。於。絳。霄

得舉進士代賀辨至此已畢 二田云篇終抽周孔聖賢與宦妾下賤作披駁波瀾語諧而義莊勝處
 在此 言語行事鍵範言語作立言 行孝者鍵宗無行宗
 疊山云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
 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 同人云流俗溺惑非危言莊論所能破也父名仁云
 語帶詼嘲實則理之至者而流俗之惑解矣南渡以來如此者蓋寡

張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策為清河令調真源令祿山反巡率吏士哭於玄元廟起兵討賊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城陷遂遇害許遠杭州人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

張中丞傳後序

十六人皆被殺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投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蟻蟻子之援呼虬蟻大蟻俗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

反召拜睢陽太守巡子去疾上書遠使國威喪血請追奪官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省議紛紜不定故翰傳亦闕雷萬春事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着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大驚

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亦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大小腸膀胱三焦為六腑膽胃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

南霽雲少微賤
 祿山反為入使
 見巡退曰張公
 開心待人真吾
 所事也遂留巡
 被圍築室募萬
 死一生者數日
 無敢應俄有暗
 鳴而來者乃慮
 雲也
 梅亭云先言作
 叙緣起即伏即
 提
 又云第一段單
 辯許公先辯其
 不死之誣次辯

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
 江淮沮過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
 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
 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浮辭而助之攻
 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
 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其老人往往
 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
 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
 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雖
 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

其城陷之迹所
 謂當為之立傳
 也補李翰所未
 及
 又云第二段併
 論二公言當日
 合體同力足以
 阻遏賊勢留為
 後圖其功甚巨
 不得以死守下
 去為譏也此本
 翰傳而大暢其
 直
 伯生云洗發痛
 快入骨髓全是
 子長神解

因按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
 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
 矢射佛寺浮圖塔也或曰浮屠或曰多或曰母馱或曰
級而止其五級矢著其上輒也輒瓦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
者俗謂之錐子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
 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
 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八霽雲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
 有千萬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
 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
 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確士云以上詳辯許遠補李翰所未及商侯云如二公之死守乃是其至美之事也而小人議論猶且如是其他可知矣成就二字根本上成功名句來上文單論許遠此下併論二公故借小入好議論發此感慨作過渡勢非間筆也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高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

梅亭云第三段本老人之言詳南霽雲乞救於蘭事所謂當載其首尾也補李翰所未及確士云此段叙南霽雲補李翰所未及梅亭云第四段述張籍所聞于嵩者以備記二公軼事亦補李翰所未及商侯云通篇章法句法字法皆太史公骨髓絕非昌黎本色其洗發痛快處誠足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有生氣蔡聞之曰氣薄雲霄光爭日月李翰序公文所謂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者是也巡遠在地下應掀髯起舞讀者亦掀髯起舞開門納巡蔣注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二父志考父作公析作賢其徒俱死蔣法其上一有而字疑當在死字下嗚呼而謂編無而字城之陷起城上有而字而與兒童考而作亦集或作父

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辨許遠無降賊之理全用議論後於老人言補南霽雲乞師全用敘事末從張籍口中述于嵩述張巡軼事拉雜錯綜史筆中變體也爭光日月氣薄雲霄文至此可云不朽

梅亭云第四段述張籍所聞于嵩者以備記二公軼事亦補李翰所未及商侯云通篇章法句法字法皆太史公骨髓絕非昌黎本色其洗發痛快處誠足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有生氣蔡聞之曰氣薄雲霄光爭日月李翰序公文所謂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者是也巡遠在地下應掀髯起舞讀者亦掀髯起舞開門納巡蔣注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二父志考父作公析作賢其徒俱死蔣法其上一有而字疑當在死字下嗚呼而謂編無而字城之陷起城上有而字而與兒童考而作亦集或作父

蔣註此元和二年春作篇中所

指宰相鄭綱翰

林學士李吉甫

中書舍人裴瑒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釋言 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史有賤曹掾主刑法

曹之任也歷代皆有或為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

隋以後與功曹同唐為參軍事

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

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

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

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

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

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

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

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

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

於敵以下楚語自敵以下則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

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

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

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

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

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

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

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

慕唐元和中家之辨言

卷二

二十三

鳳文館藏

又云以情理言則不當傲

又云以才力言亦不敢傲

又云以聲勢言又不能傲

慕唐元和中家之辨言

卷二

二十三

鳳文館藏

楚釋云急於剖白故不覺其言之若自詛也足見退之學力未到處

楚釋云為之解以自信語亦真確士云得此段作波瀾變化便覺通體皆活文

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此段是作文本意於邯鄲謂魏王曰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讒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秦策甘茂曰昔曾子處費人有與曾參同名族者而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與曾子不殺人又告之曰曾參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也母而不能信也慈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章於板處求靈須得此意

西仲云人不敢行讒即行讒亦無益以有聽者可恃也楚釋云三見愈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伯雅卷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言小雅巧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論語公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三句用韻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

何懼而慎語是
一叫一應極有
針線

鹿門云一句結
西仲云宦途中
相傾軋只是行
譏一着也公之
行事無可指摘
但以文名之盛
坐其目中無人
傲上不恭理似

有可信況權貴日受詔諛習為固然一聞其傲於言必不慚容而加察古今宦途名為畏途皆以此也

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
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
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先說讒言之不足畏次說讒言之可畏末段自歎自解
仍見讒言之不足畏此憂讒畏譏之辭不得已而託為
寬解以自慰也然誠至動物究何損於韓公彼譖人者
徒見其如鬼如蜮而已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終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三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唐武德初諸州號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每年十月
隨方物入貢。撫言曰。周諸侯貢賢於天子。升諸司馬。曰進士。
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又云。隋大業中。始置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正樂門也。再
拜獻書。相公閣下。賈耽。盧邁。趙景。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
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
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雅說者曰。傳菁菁者盛

楚樺云。上宰相
第一書。但以滔
滔莽莽有諫宥
之氣。
茅鹿門云。引經
術似劉向所乏
者。西漢風韻。
梅亭云。第一段
言宰相有育材
之責。祇論其理。
未指本身是書
之起冒。

邵伯温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導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洋闕之詩使聲子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注五貝為朋。漢食貨志。貝有五種。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貝。五貝。小貝。不成貝。壯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盡心上。父母俱存。兄弟無

梅亭云第二段言己之材當在所育之列是上書緣起

楚釋云退之以太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

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此皆聖人賢士之所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孟子盡鳴而起。華華為善者。舜之徒也。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譁張之說。無所出於其

楚揮云追憶平生無限悽惋讀者殆難為懷

左傳昭十二年

恤恤乎湫乎攸

乎杜註恤恤憂

患

悼中心諸本中

作本

梅亭云第三段

以一身與吾相

粘合一處情志

雖殷而身分自

高是書之正腹

楚揮云極濃至

情故側側

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

可望一畝之宮禮記儒行語也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

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濱瀕同而益固得其

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

悼中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

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

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孟子萬章上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

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

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

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

梅亭云第四段

解釋已之自進

見不妨以書直

達是書後表白

法

之字或在君子

下或子下別有

之字

楚揮云國語重

耳不沒於利注

沒貪也

其自舉粹其上

有於字

於自進粹自上

有其字

梅亭云第五段

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

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

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

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

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

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

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

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

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

激勸時相以虛已登進之如文勢開拓文情鼓舞是書後歌動法則勸賞蔣注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旁求粹求下有儒士二字

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入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事物紀原漢初始曰吏部魏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麋鹿屬釋名澤獸也司馬相如上林賦獐狝之與居後似獐狝而大能嘯埤雅獐狝屬長臂能嘯狝黑猿也亦作狝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事物紀原唐虞秩宗周官宗伯皆令禮部之任也後周有禮部

楚釋云自是古今同病昔人云科目之設所以待豪傑實所以困豪傑也信然安邊之策考粹策作畫

魁閣通達諸本通達作寬通從焉者也起無也字鹿門云收拾亦是本劉向確士云總收通篇作束匡劉時

不言職事隋以典儀曹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六言四其名命自宇文周始也等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此見舉士史記屈原傳激勸收應前文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此見舉士心我我焉貌盛大纓其冠于于焉貌行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入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

有之
梅亭云第六段
總收前文作結
章法完密
儲同人曰以六
籍西漢之理法
之氣骨變易繡
繪雕琢割裂靡
曼之文公之推
陷廓清於此篇
始基之矣
不敢自幸粹萃
作探

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
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
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儲同人云文章至西漢極盛矣然西漢文原有兩種其
一為鄒陽枚乘之徒屬辭綴事藻耀風流一家之美也
東京以後轉相倣效遂為誇多鬪靡駢四儷六之祖其
一晁賈之論事司馬相如之從諛子長之發憤雖體裁
各出要皆雄偉頓挫直寫胸臆其尤醇者則董仲舒劉
向揚雄原本經術不為浮辭雍雍乎儒者之言大家之
美也東京以後追配者罕沿及魏晉而遺響絕矣公此
文是以漢法掃六朝尤以漢大家之美掃鄒枚也學者

既言公文紹西漢不知六朝之文其濫觴亦在西漢時
顧所擇何如耳

大指謂宰相宜長養教育人材君子既抱負在己宜出
其所成就以見用於世上不必待其自舉下亦不嫌於
自進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同於後世樹私人干祿位已
也通體紆餘端厚最近劉子政文無如時相為趙憬賈
耽盧邁庸劣之徒故三上書而竟不一報○二篇陳情
以感之故情隘辭蹙三篇直辭以折之故聲色近厲文
極變態而身分不無太貶矣所以獨存首篇外間選本
獨去首篇何也

英云第三篇乃
後念九日復上
宰相書也

詩經卷之三

應科目時與人書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科時也去

取權在中書故曰不及水尋常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初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志武都縣天澤在縣西黃一峰有天池索漢書地理

池石壁圖此文與大江對恐非言溟海也大江之濱曰有

怪物焉指龍自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

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

能變水又珍曰又名尺水龍無尺水不能升天呵氣成雲既

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

乎水為獼獼之笑獼獼小獼也似狐青者蓋十八九矣如有

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

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

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

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

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

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

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唐

子禮部及第後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

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博學

宏詞試也或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耳

唐取士之法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謂之制科

此文以窮字為眼目

○金人善戰選鐵騎衝突為長技

如鐵浮圖拐子馬

宋史劉錡傳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

圖為錡所敗又岳飛傳金人選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

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飛以步卒持麻扎刀

喻言末用一句

又云通篇俱是

人不可捉摸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梅亭云入題妙

又云二十六字

作一句讀

楚材云仰首鳴

號五轉作三疊

總結六轉

梅亭云逐節轉

換天矯變化令

人不可捉摸

又云通篇俱是

喻言末用一句

楚材云不肯乞

不難

楚材云不肯乞

憐三轉有力者

不知四轉

點收別是一法
豐山云一篇皆
是譬喻只一句

伯樂疏廣數篇。慣用突陣法也。此吾友周武青之言。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同人云曲折自公而後眉山老蘇最熟此法門矣。鹿門云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其文亦奇。又云一箇譬喻着他一連六箇轉換都只數句。

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
李巽是時自江
西觀察使入為

上兵部李侍郎書名巽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
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

兵部侍郎

楚禪云書稱守
江陵府法曹參
軍蓋永貞元年
也退之以貞元
二年入京師至
此凡二十年
年老考老作高

舉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
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
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磨乎事業。
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
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
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
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
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三齊畧記齊桓公夜出
近舍甯戚擊其牛角高
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短公召與語。說之以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
夫大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
驪茂醜惡欲觀叔向適鄭
收器也。而往立于堂下。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纂要卷之三
七

舉能諸本舉作

與

蔣註是歲八月
憲宗即位案永
貞乙酉順宗年
號一年而罷明
改元和

楚程云其自叙
處頗佳末路淺
近不倫

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
之不可以已我射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
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
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舉能哀窮而悼
屈屈而不不自江西觀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
大臣順宗立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息貌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
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駸明之
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
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瓌瓌
蒼瑰瓌珍奇也博雅瑰瑰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
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鹿門曰中多自
悲并以自譽

得力古文於逢迎世故自不通曉不得有希望於知己
之振拔也格律謹嚴光焰騰上第李異庸劣而以知己
望之未可謂之知人

蔣註按新史此
書作於元和三
年公時尚為博
士又勅有傳字
濬之烈志於學
隱少室元和初
戶部侍郎李異
諫議大夫韋況

與少室李拾遺書勅隱於中嶽少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論拾遺公朝廷
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天官書景星德星也其鳳皇禽經
雌鳳亦曰瑞鷗鷗者百鳥偃伏也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
長傳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黃帝時鳳巢于阿閣
少吳氏時鳳至唐虞時鳳來翔周時鳴于阿閣岐山故為瑞應鳥或為聖鳥仁鳥靈鳥祥瑞也之始見也
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

纂書宋八家文卷三

卷三

八

鳳文

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遺使特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渤心善其言始出

言如不久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鏖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

家東都元和九年起為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鹿門云此一轉劫得好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蔣註此句疑有誤楚禪云委曲頓挫遠思之新書遠作諦

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勸其出復激之使不得不出後渤雖辭疾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未必非有感於韓公之言也

蔣註公拜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

元稹以書言甄

濟父子事焉公

筆之於史公以

此答之此書蓋

元和九年在史

館時作○甄濟

字孟成定州人

少孤獨好學以

文雅稱居清巖

山諸府五辟詔

十至不起安祿

山求濟於玄宗

授范陽掌書記

察祿山有反謀

答元侍御書

名稹本集有九月五日愈頓首七字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

唐史甄濟在志義傳

安祿山雜胡初名阿

嶺山以母故冒安氏天寶十四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

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汗祿山父子安慶

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由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

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

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

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尚書

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群輔錄堯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

主方岳之責是為四岳索周時尚有方岳之盟方州本此

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

辭病歸舊廬祿

山反召之曰不

起斷其頭使者

持刀趨前濟引

領待之使者歎

歛以實病告人

曆初魏少游表

為著作郎兼侍

御史濟生逢逢

與元稹善稹移

書韓愈愈故答

之

鹿門云文極婉

媚感慨

黃東發云文氣

橫生可愛自吾人發人疑當作子終始其窮集或窮作躬執筆以跋陳簡齋詩注執作泚

蘇詩卷之三

卷三

十一鳳文館藏

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

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尚彊禮四

十日因濟而仕疏微之晚節不終史紙書其敗闕也

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跋

守志不屈與樂道人善見史得並書表甄濟亦以勉侍

御也○濟字孟成安祿山封刀名之以佯疾免繼安慶

緒致之亦不屈後肅宗使受偽命者遙望見濟以愧其

心蓋重之也

介軒云首段慰

問

邵寶云與孟簡

書皆胸中流出

其文不刻而妍

梅亭云首段叙

傳聞因以發其

疑

西仲云外形骸

與孟尚書書

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嗜佛。元和十四年文公貶潮州。與僧大顛游。人傳信。奉佛氏簡移書。公因作此書答。

愈白行官

行役出四方者

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

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釋迦也。僧家亦稱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

州時言為潮州刺史時也。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

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云識道理的

手段

又云與之語云

云是識道理的

受用

梅亭云次段言

必不信佛以駁

其妄

具在方冊範具

著作

諸本各自作自

各將註或無自

字

範崇作福

孫鑣云闕佛是

文公一生大識

纂言宋八大家文精注

卷三

鳳文館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

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

云立之禱久矣論語述而篇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

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

孟子盡積善積惡殃慶易文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大雅篇傳又曰不為威惕左傳哀不

為利疚左傳昭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

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

也謂惑於大顛禍福之說矣。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

評周史公家之書

力處故此書明目張膽至讀之凜凜

孫鑛云此段語意從班婕妤化來更有波瀾

楚辭云此一段先鋪張揚墨為禍於天下甚大

可見孟子有功於天下後世為甚大然其弁一

孟子立脚根極占地步

梅亭云三役提出孟子闢揚墨

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

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滕文公下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

則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淪而九法錫禹洪範曰天乃

政倫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徵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孟子

公孫丑下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

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

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

知修明先王之道文帝時未及百年其後始除挾書之律漢惠帝四年除

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

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

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商周羣聖人之道於是

鹿門云以下文如江河之決西漢中佳處

聖賢之道不明範復此六字幾何其鍵其作而

子雲云孟子序說鍵云作曰燒除其經鍵範其經作經書

東萊云不公字下得好說揚墨如是書道

二田云舉焚坑極禍悉坐罪楊

纂唐宋八大家文清註

卷三

十二鳳文館藏

墨以影今佛老
罪狀似擬敵太
大彼亦未必肯
承而文特悍縱
王鏊云倒收轉
甚妙
介軒云空言無
施抑一筆然賴
其言揚一筆其
大經大法云云
再抑一筆
介軒云自占地
步
樓昉云出脫孟
子言出脫推尊
孟子亦是自推

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張籍皇甫湜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此文乃原道根柢以道字為骨子上半言不因貶後信奉佛法以求福利答來書少信奉釋氏句下半大明所以闢佛之故要於明道熟讀此等文增長識見亦增長

尊此文字抑揚

筆力

疊山云韓公推
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梅亭云四段接入自己闢佛老以表素志今學者序說鍵今下有之字壞亂序說鍵亂作爛言侏儷僞離之誤
李安溪云佛骨表其所言於廷者耳此是欲流轉學者之書故拔本塞原爭辨千古道術之歸及復剗切無復餘根自江都河汾之書鮮足以比擬者何況諸子梅亭云篇法前批均悉其出色處尤在後半先用一句提起後用一句收轉中間千迴百折一氣盤旋是何等神力鹿門云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豐寰云上半篇辯已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已平生喜關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其中多妙境當熟讀蘇軾云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顧充云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自關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梅亭云首段極寫武夫之驕正視出書生之有用。楚釋云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說劍全句一作難語非是。西仲云武夫身分。又云跌下書生。又云點出中丞。梅亭云中段入柳公從書生二字發出忠勇智

與鄂州柳中丞書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道軍討吳元濟二月命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援安州刺史李聽併力公綽曰淮右殘孽孽妖孽也左傳註孽妖害也前漢元濟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頡頏詩飛而下曰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詩小雅采芑篇師二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公綽命蹶殺馬祭之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畧見皆非武夫所能。西仲云已上言已所以誇中丞之意。梅亭云末段入自己從問風致書意收應前二段末段以為國立功勉副所望篇意方有歸結。西仲云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原是柳公之語即借此語叙其知兵與武夫對

而大作於外與武人相發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鬥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左傳僖十五年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衆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文獨為書生吐氣時諸將無功韓公因論淮西事宜為執事所疾故於此書中暢言之○次年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謂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則當日將兵之略嚴明可知

評唐書卷之精註 卷三 鳳文館

看使彼自媿千古文人快心矣 楚輝云補註柳氏叙訓及新舊史皆以殺馬為公綽為襄陽節度使
時事司馬公考異正引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未知孰是 鹿門云氣味古雅入西漢不暇彫琢
二田云公力持取准之議聞柳中丞風不覺激昂傾倒公亦書生也可以激同仇矣 同人云文亦有
鐵馬金戈赫赫沈沈之象 雄而厚集中第一乘文字 良用自愛集或用作食

梅亭云首段叙
淮西事勢

二田云前篇不
詳准寇多寫諸
師驕情用以托
起書生此篇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准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
地蚊蚋蟻蟲之聚西漢文氣又絕無摹擬感兌豎宋書周朗傳婢豎無定科
又內廷之小臣也周禮內豎掌宋書周朗傳婢豎無定科煦濡煦恐煦濡溫恤也飲

重未幅制勝之
議故獨詳准寇
以標揭敵形各
有當

西仲云提童子
之手云伏小
寇句

西仲云洛汝襄
荆云云言准
西以小寇能為

國家大害
又云丞相公卿
云云謀臣困於
內握兵之將云
云將士怯於外
鹿門云句法却

纂唐書卷之精註 卷三 十五 鳳文館

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
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
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賴淮江為之
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虎之
士羅如熊白文長頭高脚陸機疏有黃羆有赤羆畏懦蹙
踏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
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
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
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
曹操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唯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
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僥偽也求利

好。梅亭云中段接
入中丞氣美其
請行向敵之勇
將進以召募制
敵之策行事適
機宜二語東前
起後一段主句
亦通篇關鍵
西仲云不覺棄
已著喜之甚
又云孤軍二字
與下文甲兵足
用相應總為末
段召募伏脉耳
又云頃中承得

一時浮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
利也歸重在此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遠
答益增忻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
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
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
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
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論客兵之害土兵之利孟孫內無怨女外騷動之
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
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晉書范王傳東軍不進殊為孤縣單軍在客地不得援兵
也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淮南子智過二百人者謂之豪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

將畧起下文
楚釋云每見豪
傑作用不難慷
慨建事所慮者
特日久寢弛不
能終始以竟其
業所以韓公無
倦一語極中肯
綮

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
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宜
雄深雅健弘我漢京末以召募勝於徵兵欲其甲兵足
用以圖進取此韓公經濟上淮西事宜已見此意而此
篇又切實言之

梅亭云末段以召募士兵為中丞進策所謂機宜也陳列兩邊情事利害較然乃一書要旨亦通篇歸
宿西仲云徵兵有種種弊又云召募有種種善又云已上又以已所見機宜與中丞商酌是此
番書中本旨楚釋云韓集談兵之文惟此議論愷切其妙處直臻神解如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
千此誠萬世可行之通議也同人云徵軍不如召募公言之再三必是當日事宜而宋人行之不免
貽害雖前人良策亦顧用如何耳梅亭云古勁雄健字經追琢而出效西漢而無其迹進策亦足規
經濟蔡聞之云爾又曰讀原道篇知公非徒文士讀上憲宗論淮西事宜篇知公非徒道學也文士而
不知道一書箇耳語道學而不知經濟一書癡耳世人見迂庸一種讀幾行性理全無器識以凡為道

學者類然不知實道學人必有實經濟烏得分判哉
遠答益增集或遠作還蔣注益一作伏 相諳委折委作悉 時賜示集或示下有及宗

西仲云三句冒頭

梅亭云言已之所不足使東野悲

又云此言東野之道足令已悲

與孟東野書名郊字東野湖州人年五十始為漂陽尉日賦詩曹務多廢卒謚貞曜先生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
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
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
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
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
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
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

梅亭云此言共老潮則不悲而樂且年前後迴環不盡
西仲云東野本洛陽人時居湖州武康言遠涉亦不勞費
又云人生知己最難相遇即相遇亦不能同在
一方若同在貧賤寥落尤可悲也公詩與東野唱和聯句最多願化為雲龍上下四方相追則其交情非他人可比矣

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地名及秋
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
復辭去短句法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
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
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東野時居湖州自彼至此雖遠要
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只澹澹一二語傳出深情篇中三樂字一悲字一幸字
天然關照

上襄陽于相公書

名頔為襄陽大都督驕蹇不法卒以入朝坐其子敏殺人失位自囚死謚為厲其人不足稱也

手批目視集或批作披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蔣註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頌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頌聖樂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蔡琰字文姬作胡歌十八拍詞移族從并與京兆書易時移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批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太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

盈而不餘集或盈作豐

與事相侔惲赫本集作惲赫蔣註惲赫或作變化閣蜀錄莊子聲侔鬼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韶濩殷湯神惲赫千里非天之下至文不易當此樂漢殷湯之勁氣沮金石盈而不餘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韓非子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樊遲請學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路論語子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魯哀公誅孔子曰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

詳察愈恐懼再拜
稱道于公實為過情而論文語至當切要非真有得於
中者不足以形也

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

衛中行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

與之云

黃震云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徼其與衛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階權

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鳳文館藏 十九

勢求富貴，豈宰相人才所由進。磊落明白以告之，公之本心如青天白日，後世旁蹊曲徑，暮夜鑽刺而陰求陽辭，心口為二，妄意廉退之名，真播間乞祭之徒耳。

石大任云：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驢似馬耳長，正字通，驢長頰廣，而鳴，協漏，刻驢馬二物，無驢無馬也。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衛書意大率勸公亟取祿位，以救天下不當諉為時命。公意濟世本我素懷，然謂必得祿位，恐流入於枉道詭遇一途，惟盡其在我，而付窮達於不可知之數，則隨在皆樂天安命之時也。直截了當，不為支詞。此公信道能篤處。

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已歟。鹿門云：公之卓然自立處固在。西仲云：命之窮通，自我為之，乃惠迪從逆之說，所以垂教則可，其實古今來為善為惡，每有許多幸不幸處，篇中所謂存乎已存乎天，存乎人自是不易之論。王陽明先生云：若為善而無報，便當為惡耶，是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之意。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公時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蓋斯立屬公相知之深者，故吐露如此。公時年二十七。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狽，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者相附而行，離則顛，故狽，遠謂之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

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
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
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
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
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
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
博學宏辭科選舉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
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
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署名
帝置中書事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

黃震云答侯繼
答崔立之二書
皆雖微有不平
而直述其邁往
不群之氣亦奇
矣
西仲云枉道求
試博學宏詞又
不能得美仕試
而得者亦無甚
異
楚輝云吐詞極
婉轉實似自譽
而不迫於誇
又云言多慷慨
然胸中壘塊故

須酒澆之

西仲云即終身
不仕亦不以此
日之得失為意
○把應試進士
與主司一齊罵
殺
又云其他別有
一副大本領自

類於俳優者之辭顏怛怛文苑英華所載之文而心不
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
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
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
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
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
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己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
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
一斗容十升升竹器容小量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

可見知於天下
 楚釋云未嘗獻
 未嘗則二語是
 韓公有見解處
 林西仲云公乃
 謂應舉之文可
 不學而能博學
 宏詞其文類俳
 優實可羞耻或
 四舉而後成或
 三試而不就皆
 非文章之罪何
 必藉此以求知
 於俗眼然前此

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竢工人
 之剖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璞楚山下奉獻厲王王使玉
 和又獻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而刑其左足及武王即
 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
 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則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
 則也非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
 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玉璧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
 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剋剋勅也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
 剋勅也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
 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
 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
 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
 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

所以求試之故
 不過為貧而仕
 冀有利於人已
 耳其實自家尚
 有兩副本領
 出則行道處則
 著書揣摩業已
 成熟無不可以
 自見於天下者
 不在主司之賞
 識不賞識也文
 之反覆曲折總
 緣失意時有激
 而發遂覺勁悍
 之氣沛然莫禦
 耳

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
 位本領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障謂塞上險處若都不可得猶將
 畊於寬闊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
 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
 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何如也士
 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制科不遇不得以獻玉則足比能宏濟時艱著書垂後
 丈夫本領故自在也胸中鬱律借此書傾吐讀去疑有
 風霆繞其筆端○當時善進取者安在而公名與日月
 並光人之所重果在科名耶

貞元十二年八月

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群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群確士云予有句云諸病從心生心靜始可醫親厚盡在考宗厚作愛

與崔羣書 字敦詩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時崔衍為宣歙觀察使宜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猶前哲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指疾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厚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前漢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

親重之爾正非諸本之下有道字無正字

西仲云以上言崔屈在幕府當加調攝自愛又云雖相與如骨肉兄弟者分別黑白亦皆平無奇楚禪云有六個或字見得平生深交有此六樣崔却在外然不可謂諸本然作抑

曰幕府史記李牧傳常居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輒入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爾正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閩奧閩門限也集韻門板也而不見畛域畛井田間陌也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域限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

西仲云以得安
出于望外自幸
之至也
又云以上言崔
有全德而與已
交情又最深彼
此相知可以不
言而喻
又云疑其不分
賢愚而濫交故
人皆以為善
服其為人諸本
服作伏

然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
足下出羣拔萃。孟子出於其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
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
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
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
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
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本神，芝為瑞，神服之
陵則景雲出，芝實茂，瑞應圖。王者敬事者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
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
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角也，豈聞有不嗜者哉？

西仲云以上言
崔之賢不特已
所願交無以而
不願交也
又云爵祿譽壽
却是不肖者享
之有德者多不
能食其報
鹿門云此段文
大似伯夷傳中
來
西仲云即莊子
所謂人之小人
天之君子之意
已上因崔不得
上位以天慰勉

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
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
卿大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詩：眉壽，以不知造物者意
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
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
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乎天而乖於人，何
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
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二水名，屬河南
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骨車也第二牙無故動搖脫

鹿門云怨而不
排悲而不傷
西仲云已上言
已之窮困早衰
欲與崔相見以
慰相念收上賢
者不遇者無以
自存及卑位旋
死三項之天意
無限感慨

楚稱云敦詩清
河人貞元八年
中進士策時為
宣州判官而公
為國子四門博

去目視昏花眼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
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
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
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
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嵩岳足下可相
就不能往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
拜

屈身幕府非敦詩所樂與已落拓一官相似末段以賢
愚食報每每倒置舉而歸之不可知之天而仍以立身
行己自勉蓋不可知者聽之無可如何所可主者盡其
在我初無責報之心也此昌黎高於莊子柳州處與致

士大較公與崔
羣相知深故篇
中情悃與諸篇似不同云

衛中行書可以參看

答李翊書

貞元十八年陸
倕佐主司權德
輿於禮部公以
李翊薦於倕用
是其年登策此
書其十七年所
作歟
梅亭云通篇皆
現身說法特筆
提起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
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
矣况其外之文乎天下不日而應化道德之抑愈所謂望
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
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求勝於人而取於人邪

西仲云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志問為文之道不日可進於道德不特文也開口便提出作文本領於其宮者妙者下有也字梅亭云次段作提從古之立言包含全意如振衣挈領通局得力處於人不知妙入下有也字

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作所謂類於俳優者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道。德。文。喻。燈。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貌。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也。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

正偽之正本作真宋人避諱改之西仲云三代兩漢書中亦有正偽不同前止是觀至此纔分別看以為喜妙以上有心字下以為憂同梅亭云以下行文養足而氣克又其生平得力處西仲云氣字根

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然。汨音聿與汨流異楚辭浩浩沅湘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盛。大。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

上養字來至此有左右逢源之妙

西仲云第一層此時落筆最難俗眼必嗤

又云第二層前落筆止是務去至此覺有來路

比前稍易以人之笑為喜而譽為憂者猶恐時調未盡去也

又云第三層至此不待有所去取落筆甚

又云第四層落筆太易恐雜而不醇至此於最易之時却以難心出之

又云第五層行仁義四句皆其所以養之者

又云到底以志字結確士云作文根柢則云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作文神境則云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評韓文者不能外此矣

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以古之立言為期。自道甘苦而終之以養氣。究之所以養氣者。行乎仁義之途。游乎詩書之源。與孟子所云養氣異而未嘗不同也。後蘇明允上歐陽公書。末段全學此處。而生平得力。又自各別。

西仲云李生以立言問於昌黎。不過欲求其文之工而已。初未嘗必以古之立言為期也。昌黎却就其自問詰其所志。把求用於人而取於人。伎倆閣置一邊。而以古人立言不朽處用功。取效說過一番。然後把自己一生工夫層層叙出其曰二十年亦有年終其身等語。是無望速成。註脚其曰不知為非笑。笑則喜。喜則悲。悲等語。是無誘勢利。註脚至得手之後。尤須養氣探本溯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有自然而然之妙矣。末段以樂悲二意見得學古立言必不能漸用於人。而取於人。耐得悲過。方期得樂。來原不敢以此加褒貶於其間。使世人必從事乎此。但論其人之志何如耳。此一篇之大旨也。其行文曲折無數。轉換不窮。盡文章之致矣。後李生登貞元十八年進士。所謂勝于人而可取于人者。公已先決之。若漸進于古之立言。公曾稱其出群之才。想必有所得乎。此謂非公玉成之耶。

梅亭云。以古之立言為期。入手在立志。以端其始。學成在養氣。以要其終。其中功夫。次第歷歷。自道甘苦。明若觀火。端如貫珠。師宗百代。於讀書作文。論氣之須養。與孟子所論養氣異用而同功。作文根柢。云約六經之旨而成之。作文神境。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文法被道盡。

答劉正夫書

蔣註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嵩夫無名正夫者豈

梅亭云首段以接引後進引端緣正夫為公執友之子最得體焚輝云名存謗歸語亦確甚又云以下止辨別彼此梅亭云二段三對乃為文準的乍看似平語即是立異即是能自樹立與後非有兩意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

正夫即嵇夫邪今且從舊一作嵇夫

梅亭云三段忽拈異字發端似與上意不倫却是闡發上意師古聖賢意而求其意即是立異歸重在能自樹立上又云四段隱括前三對收到不因循能自立即

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是能者即是立異蓋以策勵為歸宿也

黃東發云觀劉正夫書知庸者不足以自見而功深一語尤為根本之論

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梅亭云異之一字為後世所寶必為當世所怪韓公教人作文要自樹立不取悅于一時正是公本來面目

儲同人云答劉正夫是作文要旨答李翊是用功節奏二書闕一不可

師古聖賢人師其意惟其是三層即是立異立異即是能自樹立者作文要領拈出示人不似後人但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也元好問詩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不師古聖賢人雷同勦說而已如何立異如何能自樹立近人將師古與立異看作兩層所以詭幻百出文品日下

答尉遲生書名汾

西仲云行與心所以為實者文為言之精氣所發之不論如此又云已上論為文之法又云求仕者皆用不着好之何益又云應時之人甚多往學甚便又云已上分言古文時文之異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言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明之貌無疑優游者閑雅之貌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遜意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將徐述古文之道

楚釋云結處一
轉有含蓄留自
家地位
西仲云文本乎
實立心勵行是
也起手提出與
行二字則知古
意故分言之聽
其自擇把應時
之文明明說他
不願行不由中
可羞可醜

文必本乎其實猶白賁無飾賁上九白賁无咎注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賁
過失之咎自然致飾而言也若其實不存同於木無根
水無源立見其枯涸而已入手一段論文之義已盡繼
今以言引而申之云爾豈外此別有文章之道邪

答呂鑿山人書

西仲云呂鑿以
昌黎有問於已
即當以賈下賤
如魏公子無忌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信陵君傳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
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絮行數十年終

禮侯嬴故事○
通篇發議在此

西仲云世無孔
子云自言所
以不自下者以
舉世無可為師
之人
又云昌黎倡明
絕學以師道自
任者也呂鑿乃
以貧賤驕人欲
令如信陵執轡
自是不識高低
的癡狂子但較
諸習熟時俗工

不下以監門困故而受中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
上載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以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
觀公子公子上執轡愈恭以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
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
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
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
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
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
市於道者也六國齊楚韓魏燕趙也公子謂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等方今天下
入仕惟以進士明經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多及
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
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

於巧言輩猶有
樸茂美意存焉昌
黎把信陵作用
提破因高自位
置見得設問之
意皆欲曲成後
學與以聲勢傾
天下者迥別則
豎之儼人非倫
可見矣

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
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
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
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
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齊語戰公
將殺管仲
齊使者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子齊使齊使受聽僕
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註以香塗身曰釁或為薰聽僕
之所為少安無躁
或擒或縱末段即以責已者卜其立朝氣節眼界不同
總欲裁山人之狂簡而進以道也

梅亭云首段舉
侯生之品並述
已與侯生相與
之緣
楚禪云公既薦
喜於盧慶十八
年陸修佐主司
權德輿又薦於
陸修後一年喜
發策誠可謂知
已矣
梅亭云次段舉
侯生自言之辭
為後段生根
未嘗有集或嘗
作間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郎中名度侯
喜字叔起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
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
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古入用
光明正大如是言之於
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
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逆遭
坎坷易逆如遭如疏云逆是也難遭是遭迴也同王充
論衡夷罔罔為均平罔坎同謂艱難難進退也又
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
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
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
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

梅亭云三段以公賀侯生之詞為郎中歎動薦其人却不作一薦語

楚樞云司馬遷答在安書士為知己者死梅亭云末段將自己慇懃之意盧公好士之心侯生知遇之感一齊收

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晉豫讓語。不其然乎。以酒之詞。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楚樞云薦士書絕不作一乞憐語。但以悲歌慷慨得之大奇。鹿門云文婉曲感慨。盧郎中當為刺心推轂矣。

薦侯生耳。偏寫出知己之感。古今所難。若不專為侯生起見。最有地步。

纂
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三
終

